

影响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军事、管理、外交、处世谋略



每天学点

历史智慧

大全集



宋伟 编著

每天读个历史故事，每天学点历史智慧，每天汲取谋略滋养
“读史使人明智，鉴古方能知今。”历史蕴含着经验和真知，饱含从政、管理、
用人、经商、为人、处世的学问，让历史智慧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让千古流传
的历史智慧启迪我们今天的生活，成就卓越人生。

中国华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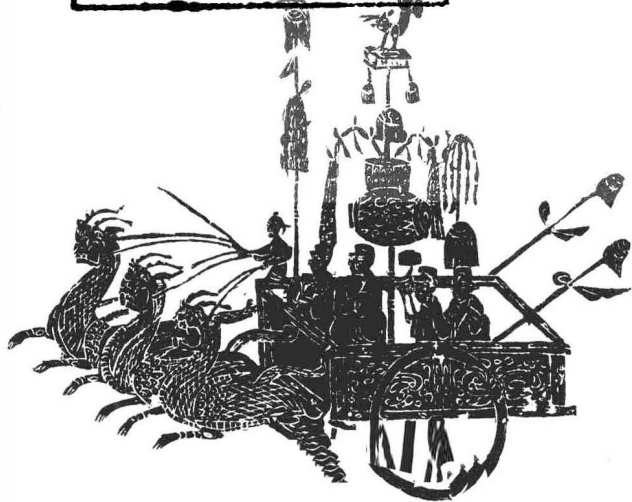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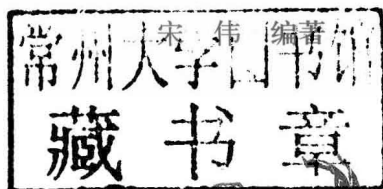


一部集中华五千年历史大智慧的智囊宝库

每天学点历史智慧

大全集

(第三卷)



中國華僑出版社

谁是中国历史剧的最大的导演

这里说的不是影视导演，而是导演历史活剧的导演。

要寻找这样的导演，首先要寻找具体而又典型的历史大戏。

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就符合这样的条件，因为用现代戏剧观点看，赵匡胤兵变的过程具备了十分典型的“戏剧结构”。

赵匡胤是如何登基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黄袍加身”，一是陈桥兵变。

大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就说：“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意思是说有人强行将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这就是所谓的“黄袍加身”。宋代的官僚文人这样说，后来的正史也多持这样的观点。但民间似乎就不同了，疑为宋人所作的《大宋宣和遗事》和明代的《喻世明言》就直称陈桥兵变。不要小看这称呼的不同，其中的区别，可就大了。如果是黄袍加身，赵匡胤就是无辜的、无奈的、被迫的，在道义上就可以不受谴责；如果是陈桥兵变，赵匡胤可就变成篡权了。

到底是什么，还是让历史事实来说话。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后周的都城东京（开封）。

京城里一派节日气象，尤其是大臣们，在忙着朝贺新年。就在这时，朝廷接到了北边镇州、定州的紧急军报，说割据山西的北汉会合契丹人向后周发动进攻。

其实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为什么？怎么也得让皇帝过好这个新年，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大年初一上奏这样的军情，即使十万火急也不行。可偏偏就在这时，边报来了。如果皇帝能够指挥若定，这时来了边报也不可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了，可偏偏这时的情况是“主少国疑”。所谓主少国疑，就是君主年少，国人疑惧，也就是说国家缺少主心骨，全国



宋太祖赵匡胤像

上下疑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所谓无巧不成书，无巧似乎也不成历史。但历史真的那么巧吗？是不是背后有人处心积虑地操作呢？不得而知，因为历史上本来就有很多谜！

接下来的情景是什么样子呢？可以想见，是朝堂上一片混乱，本来大家都是满面红光地祝贺新年，现在却一个个变得六神无主了。

于是，两个宰相，范质、王溥，不加任何核实，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当时就以周恭帝的名义下诏让赵匡胤带兵北征。这样做，在历史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仓促遣将”，而仓促遣将，十有八九是要出大问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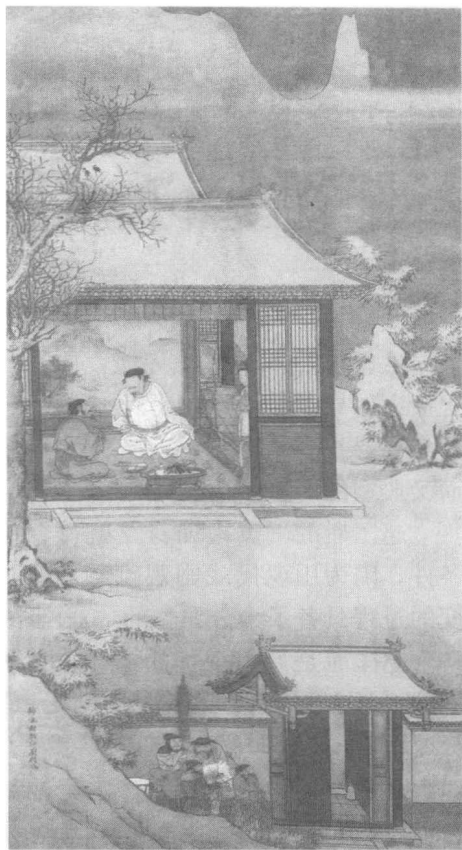
这是不是后周朝廷听从了赵匡胤的调遣，我们不得而知，但接下来赵匡胤做了什么，我们却是知道的。

首先，他让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于正月初二率军先行。慕容延钊不仅在资历、声望诸方面都超过他，更重要的是慕容延钊并非铁杆的拥赵派，不是他的核心成员，如果让慕容延钊与自己同行，无疑是多了一层顾虑。而让慕容延钊先行，赵匡胤紧随其后，不仅免除了心腹之患，而一旦兵变成功，就可以切断慕容延钊的后路，使他进退维谷，自然就更容易倒向赵匡胤这一边。这叫什么？这叫清除外围。

第二，赵匡胤并不是把所有的亲信将领全都带走，而是把石守信、张令铎等留在开封，目的是既做内应，又牵制负责守卫京城的韩通。这叫什么？这叫设置内应。

第三，赵匡胤特地来向负责京城守卫的韩通来辞行，不仅表示了对对方的尊重，还仿佛说：“我走了，这里的事情就靠你了。”使韩通放松了对他的戒备。这叫什么？这叫麻痹对手。

第四，9年前，郭威拥兵入城自立，在开封纵兵掳掠，人们对此不仅记忆犹新，更是心有余悸。如何使人心安定下来，并能接受赵匡胤回城，实在是令赵匡胤大伤脑筋的一件事。对此，赵匡胤处理得可谓十分巧妙。他



雪夜访赵普图 明 刘俊

此画描绘的是宋太祖赵匡胤雪夜访宰相赵普商议统一大计的故事。

先是在慕容延钊出兵当日就散布流言，说是“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做天子”，这令人们十分惊慌，唯恐当年的一幕再度重演。正当人们惊慌失措的时候，赵匡胤于正月初三率军出行，奇怪的是，赵匡胤的军队纪律出奇地好，这无疑向开封市民宣布，如果我这个点检真的回来做了天子，绝不会抢掠你们，你们不用害怕。这样，将来自己真的突然君临开封，市民就会顺理成章地接受他，说不定，市民还会对他感激涕零呢！对于市民的心理，赵匡胤可谓琢磨透了。这叫什么？这叫准备舆论。

如果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果不是处心积虑，如何能做此周密的安排呢？

至此，赵匡胤该出发了。

正月初三的当晚，赵匡胤到达离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

所谓百丈风波，起于青萍之末。从何处突破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神道设教”。

所谓神道设教，就是假借上天、神或是其他超人间的的方式来解释某些事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服务。在历史上，这种方法是极其盛行的。如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就在夜晚设了篝火，学狐狸的声音叫喊说：“大楚兴，陈胜王。”元朝末年，韩山童派人到处传唱一句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他见歌谣流传很广，就秘密派白莲教教徒用石头凿了一个独眼人，背后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两行字，然后趁着夜色偷偷将独眼石人埋到将要开挖的黄河河道中。这些都直接成为农民大起义的由头，其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赵匡胤似乎也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禁军军校苗训。苗训，是殿前散员右第一直散指挥使，《宋史》称他为“知星者”，“善天文占候之术”。这样的人在当时本来就极易发挥影响力，更何况有一定的军权！这时，苗训站了出来，《宋史》记载，他“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这是什么？是表演！当时的情景也许是苗训大呼小叫地跑去找到赵匡胤的心腹幕僚楚昭辅，说我发现了一个奇迹，这样就引得许多好奇的人来观看。苗训指着天上说：“天上居然有两个太阳，黑光摩荡已经很久了。”楚昭辅也看了一会儿天上，煞有介事地说：“嗯，是的。一日克一日，自古如此，这是天命。”楚昭辅是个“文化人”，对于军人，“文化人”总是很神秘的。那时的军人显然缺少“科学精神”，“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他们的基本信条，何况改朝换代往往会给军人带来抢掠的机会，也给他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些许的刺激。

应该说，序幕进行得十分顺利。如果不是这样，这点事情，正史、野史、笔记、杂谈就不会对此加以记载甚至津津乐道了。

由天命到人事，是发展的必然逻辑。大家将另一个“日”与赵匡胤联

系起来，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如何将这件事说出来，仍然需要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对于军人来讲，也不难找到。《长编》（卷一）和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都记载说，当时就有一大群将领聚集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议论，后来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令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能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多好的理由啊，可谓有情有理。情是人之常情——皇帝年幼无知，大权被“奸臣”把持着，我们出了死力，国君也不知道，岂不是白出力吗？这样的傻事谁干！理是正理——我们决不是不顾国家，而是“先安内后攘外”，而且只有先安内才能更好地后攘外，否则国家是保不住的。

至此，兵变已正式开始。不过，这仅仅是开端。

接下来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按照中国的传统，这时应该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出现，这个人物就是谋士——也就是军师，如果仅靠一群武夫，是成不了大事的，甚至会把事情搞坏，只有文武相济，才能大功成矣。果然，此时那个后来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的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赵普。赵普的及时出现，将兵变纳入了正轨。

有的记载说，赵匡胤的心腹李处耘把将领们不安的情形告诉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然后二人又找到了赵普，正在商量的时候，众将一拥而入。

据史书对此事的记载，可以看出，赵普对此事的处理可以看做是一个经典案例。

赵普首先对众将说：“策立新君，是天下最大的事。这样的大事，是要详细周密的安排的，你们这样随便，这样狂乱，怎么可以！”言外之意，如果策立不成，大家都要有族诛的危险。”众将听了，面面相觑，没想到兵变还有这么大的学问。这样，将士的气焰就被压制住了，只有压制住了将士的骄横之心，才能控制他们——这是弹压。

但如果压制得过分，使他们不敢兵变，那也不行，因此就需要激将。于是赵普说：“如今外敌入侵，我们应该先打败了入侵的外敌，回来再讨论这件事！”众将最不爱听的，就是这话。因为战场乃是生死之地，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活着回来，而不立新主，战胜的可能性很小，再说，如果真凯旋，到那时谁还愿意兵变？所以众人坚决反对，并且说：“现在政出多门，我们无所适从，不如赶紧回到京城，让太尉（赵匡胤）做新君，然后大军慢慢地北上，破敌不难。如果太尉执意不肯做皇帝，恐怕军队就不肯北上！”——这是激将。

此时，赵普已经控制了众将的心理，但还要用恫吓的方式给他们讲清利害，否则，这些武人未必就听你的指挥。赵普说：“兴王易姓，虽然说是天命，也是由于人心。二日相争，赵氏上应天命，但至于是否能得人心，就要看众将了。”众将都感到奇怪，都愿意听从赵普的吩咐，赵普就接着

说：“如今外敌入侵，节度使又各镇一方，京城若是乱了，恐怕不只是外敌乘乱而入，各地的节度使也会转而反对我们，到那时，不要说富贵，恐怕我们这些人都死无葬身之地了！”众将没有意识到问题居然这样严重，至此，都唯赵普之命是从了——这是恫吓。

赵普见众人已入自己彀中，于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条件：“入京城后，一定要严厉约束将军士兵，决不能滥杀无辜，决不能抢掠。如果能够这样，虽然你们暂时不很痛快，但可以长葆富贵。”至此，众将怎么还能不答应，怎么还能不听指挥——这是掌握。

赵普采取了弹压一激将一恫吓一掌握的逻辑顺序，将事态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中。

故事发展到这里，高潮即将出现，这就是所谓的“黄袍加身”的一幕。

生活在北宋中叶的司马光是位伟大的史学家，他在自己的笔记《涑水纪闻》的开端就记述了这一幕：

甲辰日的黎明，将士都披甲执兵仗，集合于陈桥驿的门外，欢呼聒噪之声一直传入驿中。这时太祖赵匡胤尚未起床，太宗赵匡义当时是值日官，赶紧入内告知了赵匡胤，赵匡胤十分惊讶，急忙出来探看情况。诸将刀已出鞘，围在庭中，说：“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太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有人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件黄袍，强行披在赵匡胤的身上，众人都跪拜在院子里，大声呼称万岁，声闻数里。赵匡胤执意抗拒，但众将不听，将他强行架到马上，簇拥着逼他南行回京。赵匡胤自知不能扭转众将的心意了，就勒住马对将士说：“你们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给你们做天子。”众人都下马听命，赵匡胤说：“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都纵兵抢掠，叫做‘夸市’。如今，你们不能夸市，也不能侵犯国家的府库，事定之日当厚厚地赏赐你们；不然，就诛杀你们。这样可以吗？”众人都说：“好。”于是整饬队伍，自仁和门入城，无所惊扰，官民平安。不到一天，帝业就成了。

赵匡胤严密封锁消息，仅仅派出了楚昭辅和郭延赞分别向自己的母亲和石守信报告，而选择的进程时间，则是众臣早朝的时候。这时，石守信早已轻易地打开了城门，迎接赵匡胤大军进城，然后，早朝的大臣才得知消息。当时，如果未有诏令而擅自率兵进城，十有八九就是兵变，更何况正当主少国疑的敏感时期。宰相范质听到消息后，无奈地抓住王溥的手，十分悔恨地连声说道：“仓促遣将，吾辈之罪也！仓促遣将，吾辈之罪也！”然后就是束手无策。《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所谓的“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说的大概就是这种人。

据说唯一一个起来组织抵抗的将领就是负责京城守卫的韩通。韩通虽然忠诚，但有勇无谋，事先未做防备，急难之时，组织军士进攻石守信的

殿前司公署，结果被早有准备的石守信打败。其实，就是打败了石守信又能怎样，赵匡胤的大军已经进城。韩通见事不济，急忙跑回自己的家中，结果被赵匡胤的部将王彦升赶上，连他的满门妻小一并杀死。

虽然武力反抗被镇压下去了，但文臣是否能归心，却是个大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长远的问题，赵匡胤在这个问题上可谓具有宽广的胸怀，具有雄才大略，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些都慢慢地显示出来。

当下的问题是取得大臣们的承认。赵匡胤采取的策略仍然是使用“苦情计”。他首先向王质、范溥等大臣哭诉，当然还是在陈桥兵变时的老一套，说什么深受世宗深恩，哪能辜负世宗啊，自己真是不愿意当皇帝，是属下将士所逼，他不知如何是好，并请宰相们给自己拿主意等。

可别小看了这苦情计。赵匡胤这样做，不仅可以洗脱自己，更重要的是给了后周的大臣们一个大大的台阶。对于那些文人，如果使用强硬的手段，即便他们本来想归附，也会碍于面子，变得嘴硬，有的甚至会反抗到底。而赵匡胤这样说，使得整个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兵变篡位而为顺天应人，由一己之私而为社稷之公。这就基本扫除了众臣归附的心理障碍。还有，赵匡胤这样做，大有礼贤下士的味道，而中国人是特别讲究“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所以，大臣的归附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首先站出来的，是他部下亲将罗延瑰，他横剑而出，大声高呼：天命所归，我辈欲得明主。然后高呼万岁。既然有人开了头，接下来的就很自然了。首先是懦弱的宰相王溥跪拜，另一宰相范质也许有些迟疑，但还是随着王溥跪下了。两位宰相一跪，满朝文武自然也就跪下了。三呼万岁的声音响彻开封城！

江山就这样易姓了。

但还有些尾声需要交代。

赵匡胤扫除了一切障碍，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天子了，但是，这还不完美，他还不是形式上的皇帝，还缺乏形式上的合法性。这需要用禅让仪式来解决。

历来的“禅让”都必须经过“三逊”“三辞”这一过程。所谓三逊，就是让位的帝王要多次谦逊地辞去皇位，理由当然是寡人德才不足以御天下，而应让位于贤人之类；三辞就是多次辞谢，说自己德薄功微，做臣子犹然汗颜，哪里敢接受王位。最后，篡位者坦然地登上皇帝宝座。但在舆论上，逼宫、篡位就变成了效法古圣先贤的禅让。

赵匡胤登基的“禅让”仪式是在崇元殿举行的，时近黄昏，暮色惨淡，百官群集，同时也百感交集。翰林学士陶谷奉上早已准备好的制书，小皇帝“三逊”，赵匡胤“三辞”——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大概像今天京剧里

的一些程式化的动作——赵匡胤终于接受了禅让诏书。然后，到厢房中换上皇帝的服饰，在宰相的搀扶下，登上皇位，接受百官的朝贺。

赵匡胤终于从孤儿寡母的手里“接过”了皇权。因他曾出任过归德军节度使，治所的宋州，因改国号为“宋”。

这一年，赵匡胤 34 岁。

整个过程，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戏剧结构十分完整。这出江山易姓的历史活剧到底是自然发生的呢？还是有人精心策划、导演的呢？这出戏剧的名字是应该叫陈桥兵变呢，还是叫黄袍加身？历史自有公论。

然而，无论叫什么，赵匡胤几乎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政权的更替，并开创了一个延续 300 多年的赵宋王朝，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赵匡胤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导演还不敢说，但赵匡胤肯定是一个最善于把握戏剧节奏的导演！而节奏，在历史和人生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见《宋史》

刚正仁孝的名相

宋朝初年的吕蒙正是一位名相，关于他的故事，自古就有不少戏曲小说传唱。但他何以成为名相，恐怕还要归结为四个字：刚正仁孝。看看下面的事例，就会对这四个字有所体会。

吕蒙正（944~1041），字圣功，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进士第一。累迁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曾经为相，与赵普同为宋朝初期的宰相。赵普是宋朝的开国老臣，但他十分推许吕蒙正。淳化年间，吕蒙正被降为吏部尚书，后来又复相。他主张内修政事，结好邻邦，弥兵省财，后来曾出判河南府。真宗即位，进左仆射。在宋朝建立宋以来，曾经三度为相的只有赵普与吕蒙正两人。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突然去世，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在太监王继恩的帮助下，在所谓的“金匱之盟”的舆论支持下，抢先一步继位，史称宋太宗。宋太宗的继位是兄终弟及，不太符合传统的子继父业的习惯，因而在朝野上下引发了不少议论，宋太宗为笼络人心，取得新的支持力量，便大规模开科取士。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宋太宗一次开科，便录取了500名进士，数量之多，是前无古人的。吕蒙正就是在这次考试中获得了进士第一名的。

由于这个特殊原因，宋太宗对这一批进士当然要特别重用。吕蒙正以进士第一名的身份，被授作监丞，升州通判，赐钱20万，并允许如遇到对百姓不利的事情，可通过驿站直接向皇帝报告，并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升至宰相。一般说来，吕蒙正当然只有对宋太宗感恩戴德的份，但他却常常触犯龙颜。

下面的这段吕蒙正与宋太宗的对话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有名的。有一次，宋太宗元宵灯节设夜宴，显得非常高兴，吕蒙正等人侍宴。宋太宗大概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做得已经很好了，似乎没有耐心等待别人的吹嘘，自己先按捺不住地自吹自擂起来。他说：“五代之际，生灵涂炭，周太祖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率军南归，百姓惨遭劫掠。当时地上有火灾，天上有彗星，看到这些的人都感到十分恐惧，纷纷说天下不会再有太平之日了。现在，朕亲理政务，万事和谐，朕常常感念上天的赐福。不过，现在

国家安定，人民富庶，才知道治乱全在于人，并不在于天啊！”

赵光义的这番话并不能说完全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只是当皇帝的不应这样狂妄自大，他很想得到大臣们的应和，但在座的大臣们听了却很不舒服，结果大家都不说话，局面很是令人尴尬。这时，吕蒙正站起来说：“天子所在的京城，各种人才物产都聚集在这里，所以才显得十分繁华，但在京城外几里的地方，就有许多人因冻饿而死去，还有很多人不得饱暖，天下还没有像陛下说的那样繁荣。愿陛下放远目光，戒骄戒躁，励精图治，那是天下百姓的福份。”宋太宗自讨没趣，脸色变得很难看，不再说话。吕蒙正却一脸正气，回到座位上。后来，大家都称赞他敢讲真话。

吕蒙正早年的经历是十分曲折艰苦的，他的一些故事被编成戏文演唱，广为流传，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当初吕蒙正的父亲有好几个宠妾，对妻子刘氏（吕蒙正的生母）渐渐疏远，刘氏因此与其发生矛盾，于是，刘氏和吕蒙正被赶出了吕家。离开吕家后，刘氏发誓不再嫁，生活非常艰苦，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后来，吕蒙正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家境当然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但吕蒙正不计较父亲当初的行为，他把父母接到家中，同堂异室而居，照顾得十分周到，重新成为一家人。对于这一点，时人和后人都称道不已。

吕蒙正的性格十分宽厚。他是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进士第一名，因受宋太宗的赏识与重用，他从通判升州（今河南唐河县西南）到任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成为宰相，仅用了12年的时间，当时也不过42岁。引起别人的嫉妒，是理所当然的事。吕蒙正刚入朝堂时，有个人指着他说：“这小子也是参政？”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侮辱，凭着他当时的权力也完全可以处置这件事，但吕蒙正假装没听见，从那人面前走了过去。和吕蒙正一起准备上朝的同僚，对吕蒙正都很敬重，听了这话后，愤愤不平，非要问清楚那人姓甚名谁，吕蒙正连忙制止说：“如果知道了他的姓名，那么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还是不知道为好。”

对待别人的恶意诽谤和陷害，他也能处之泰然。有一个名叫张绅的人，是蔡州（今河南汝南县）知州，因为贪污被吕蒙正奏准皇帝免去官职。有人对宋太宗说：“张绅家境富裕，不会去贪污的，这肯定是吕蒙正挟私报复张绅。吕蒙正贫寒之时，曾向张绅借钱，张绅没借给他，他便怀恨在心。现在吕蒙正任宰相，便有意加害张绅，以泄心头之恨。”宋太宗听人这么说，也怕冤枉了好人，没有经过调查，便下命恢复张绅的官职。吕蒙正知道以后，没有向宋太宗进行辩解，他相信事久自然明白。

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吕蒙正因为直言敢谏而被罢相。此后考课院重新考察官吏，发现了张绅贪污的证据，宋太宗便将张绅贬为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团练副使。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吕蒙正复出为相，宋太宗

觉得当初错怪了吕蒙正，便对吕蒙正说：“那张绅果然犯了贪污罪。”宋太宗本来觉得吕蒙正肯定会表白自己的冤屈，并称赞皇帝的圣明，但吕蒙正不辩也不谢，什么也不说，只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在廉洁自律这方面，吕蒙正也是十分突出的。他深受皇帝的信任，可以说是一言九鼎，因此，就有许多人到他那儿以求升迁，对这样的人，吕蒙正巧妙地予以回绝。有一次，朝中有人向他献上一面古镜，自称能照见方圆 200 里以内的东西，希望送给吕蒙正。吕蒙正笑着说：“我的脸只有一只碟子那么大，怎么用得上这照见方圆 200 里的镜子呢！”在不动声色中打消了送礼者想因此来谋求升官的念头。

吕蒙正还大有识人之明，有一次，宋太宗曾打算派人出使朔方，让宰相物色既有才干、又能担此重任的人。吕蒙正向宋太宗推荐了一个人，宋太宗很不喜欢那个人，不同意他去。过了些天，宋太宗再三询问使臣人选问题，吕蒙正仍然推荐那一个人。宋太宗很不高兴，朝廷中有那么多人，你为什么偏偏要推荐那个人呢？这岂不是要故意跟我过不去吗？他对吕蒙正说：“你怎么这样固执？”吕蒙正说：“不是臣固执，而是陛下没有体谅到臣的良苦用心。这个人可以为使臣，其他的人都比不上他。臣不想讨好迎合皇上而贻害国家。”君臣的态度都很激动，群臣大气不敢出。最后，宋太宗还是采纳了吕蒙正的意见，派他推荐的人去出使朔方。事实证明，吕蒙正推荐的那个人确有才干，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吕蒙正也有古人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风度。吕蒙正识人、荐人，是不论亲疏远近的。景德二年（1005 年），吕蒙正告老还乡，回到洛阳，颐养天年。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祭拜宋太宗赵光义的永熙陵。经过洛阳时，两次到吕蒙正家中看望。宋真宗想寻找一些人才，便问吕蒙正：“你的这几个儿子中，谁可以担当重任，能有大用？”吕蒙正回答说：“臣的这几个儿子都不中用。但臣有个侄子，叫吕夷简，现在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县）任推官，他具有宰相之才，可有大用。”宋真宗记住了吕夷简这个名字。后来，吕夷简果然成为宋代的名相。

一个叫富言的人同吕蒙正有来往，他十分佩服吕蒙正的学识，就想让他看看自己的儿子怎么样。有一次，富言对吕蒙正说：“我的儿子已经十几岁了，我想让他进书院读书。”吕蒙正答应了，并让富言把儿子带来让他看看。吕蒙正一见富言的儿子，便吃惊地对富言说：“这孩子将来的名位会和我一样，而功勋会远远超过我。”于是吕蒙正让富言的儿子与自己的几个儿子一起读书，富言的儿子叫富弼。富弼后来曾两次任相，也是宋代的名相。

吕蒙正曾封莱国公，享年 68 岁，赠中书令，死后谥号文穆。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官僚多如牛毛，但绝大多数是随生随灭，如同芸芸众生一样湮没无闻，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的只是极少数，尤其

能够进入名相行列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的名相比较起来，吕蒙正虽然没有什么卓越的功勋，但那是由于他所处的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而他的刚直仁孝的品格，却是其他一些名相所不具备的，他也正是以此名世的。

——见《宋史》

胸怀大局

战争中身为统帅，首先考虑的应当并不仅仅是每次战斗的胜利，而是从战略的角度出发谨慎地处理整个战局的发展。一次战斗的胜败，只要不影响战局，就不必过分关心。但是一旦一次战役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就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了。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听辽国君主突然病死了，刚刚登基的辽国君主年纪尚幼，辽国上下还不安定，所以认为是伐辽的大好时机，就下令兵分三路夺取幽州，想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初期，宋军势如破竹，接连夺地克城。因此部分将领开始骄傲贪功，终于因为曹彬的冒进，在涿州战役中草率进攻，却因为粮草的供给不足，不得不慌忙撤退，不仅没有取得应有的战果，反而给予了辽军反攻的机会，于是10万大军在岐沟关被辽兵打得大败，伐辽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划也因此完全失败。主力败退，其他两路宋军也不得不放弃战略要地，跟随后撤。

西路部队的主将是潘美、副将则是杨业。本来在撤退的时候就困难重重，但宋太宗顾及人民的安危，还是毅然下令将辽境内的百姓迁入内地，于是部队只好边掩护百姓边后撤，因此行动十分缓慢。再加之主帅潘美行动没有计划，且听信谗言，竟而致使杨业在陈家峪被辽军围困，最终兵败战死。此次进攻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宋朝和辽国攻守平衡的破碎，辽国一举打破了宋朝边关的部分防御体系，使大宋边疆上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宋太宗为此事彻夜辗转思虑，却苦无良策。此时左谏议大夫张齐贤为分担主上的忧思，就主动站了出来，请求镇守北边，宋太宗颇为欣喜，立即就任命张齐贤为代州知州，同潘美一道统领兵马抗击辽兵。

张齐贤到代州上任后不久，辽兵便自湖谷入侵，大军迅速开抵代州城下。代州城中兵马缺少，而且部分将官见辽兵来势凶猛，所以又畏敌如虎，不敢出城一战。张齐贤见到这种情况，就从原本并非参加战斗的人员中挑选了2000余人，并慷慨誓师，然后亲自率领，从辽军的侧翼杀出，辽兵以为中了埋伏，便从城下退走了。当初辽兵来犯时，张齐贤便派人给潘美送信，让他发兵，以便联手将辽兵击退。但是，张齐贤派出送信的人在回来的路上被辽兵俘虏，张齐贤因此很担心潘美出兵的事已泄露，万一潘美率

军前来，就会遭辽兵伏击。正在张齐贤担心的时候，潘美派人来送信，说大军从并州（今山西太原市）出发，刚到柏井便接到了宋太宗的密诏，宋军在君子馆同辽军的会战中大败，数万人战死，并州的兵马不准出战，所以潘美率大军已退回并州。张齐贤得知潘美的大军不再前来，心中松了一口气，但如何击退眼前的辽兵，张齐贤又开始了思考。当他问明目前辽军的分布和四周的山川形势之后，一个破敌计划在心中形成了。张齐贤先将潘美派来的送信的密使软禁起来，严密封锁潘美退兵的消息，然后对众将说：“辽兵知道潘美要率兵前来会战，却不知道潘美已退兵，这正是我们破敌的大好时机。”于是半夜时分，张齐贤派出 200 人，每人手持一面旗帜，肩背一捆柴草，到距代州西南 30 里的大山中，遍地插旗，燃烧柴草，虚张声势，然后又派出 2000 步兵，在半路设伏。辽兵远远望见代州城西南有火光，火光中还有旗帜飘动，以为潘美的大军已然到达代州城外，便慌忙向北逃走，这正是让半路设伏的宋军候个正着，宋军一阵追杀，打得辽军丢盔弃甲而逃。这一仗，宋军俘获了北大王的儿子和一名帐前舍利，斩首数百级，缴获了 2000 匹战马，还有许多兵器、铠甲。虽然战果并不出众，但是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战略意义，经此一仗，辽国受挫也有所收敛，慢慢退回了自己的疆界内。

一场战斗的成败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一场战斗关系到整个战局的话，那么这样的战斗就绝对不能等闲视之。曹彬身为宋初的名将，竟然不顾整个战局的发展，急功近利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费解。因曹彬一人之过，数十万宋军，以及大将杨业一朝之间灰飞烟灭，不可谓不耸人听闻了。而张齐贤却能置自己的生死荣辱于度外，即使以微薄之力面对强大的敌人也优先考虑到整个战局的发展，阻止潘美援救自己的行为可以说是大智大勇了，实在是令人钦佩。

——见《宋史》

如何方能百战不殆

有时了解你的敌人比了解自己更为有用，孙子就曾明确地指出：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敌人，每战必败；了解自己而不了解敌人，很少能够胜利；了解敌人而不了解自己，会一胜一败；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才能百战百胜。可见了解敌人的重要性了。

了解了敌人，就能攻击敌人最虚弱的地方，而不会毫无目的地胡乱进攻。了解自己则是在与敌人实力的比较中，总结出优势与劣势，然后以自己的优长来攻击敌人的缺陷。

狄青是北宋宋仁宗时期的名将。最初狄青只是宋军中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士兵，但是因为他善于骑射，而且作战勇敢，很快他就得到了提拔。

宋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王赵元昊摆脱了宋朝的控制，公然称帝，并且调集全国的士兵，对宋朝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此时，狄青已经因功被提拔为了延州指使。但是延州作为西北重镇，在抗击西夏的进攻中自然首当其冲。也算是时势造英雄，4年过去了，狄青前后经历大小25战，身中8箭，屡克强敌，所以他的能力为宋朝野上下所瞩目，他的官职也不断得到升迁，最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

而此时侬智高的反叛，又使狄青有了一次展现其军事才华的时机。当时，广源州土民酋长侬智高迫于宋和交趾两个政权的压力，在广州人黄师宓等人的策划下，自立为王。为扩充实力，当年的4月间，侬智高率5000人，沿郁江东下，攻破横山寨，接着又攻破广西邕州，杀死知州陈珙等人，建立“大南国”，号称仁惠皇帝，改年号为启历。紧接着，侬智高接连攻克横、贵、龚、浔、藤、梧、封、康、端九州。很快，侬智高便包围了广州，围攻了两个月而未攻下，转而又攻贺、昭、宾三州，最后占据邕州。宋军此前派出多路人马进行进剿，却都遭惨败，一时间岭南震动。宋军的接连失利，使宋仁宗不得不撤换了统兵将领，改命孙沔、余靖领兵前往镇压，但仍然感到忐忑不安，担心不足以很快平定侬智高的反叛，便向宰相庞籍询问还有谁可以为将，庞籍便推荐了枢密副使狄青。狄青也上表，请求领兵镇压侬智高的叛乱，并说：“我从参军开始，就以领兵作战报效国家为己任。现在边疆混乱，臣愿率蕃落骑兵，打败侬智高。”宋仁宗非常高兴，就

任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岭南诸军由狄青一人统一指挥。当时，交趾想派兵前来协助宋军镇压侬智高，余靖认为可行，并准备了粮草。狄青赴任后，立即上奏说：“李德政声称率步兵50000人，骑兵1000人前来支援宋军，与事实不符。而且从外国借兵以除内寇，对我朝有害无利。现在侬智高骚扰两广，若是我们不能讨平，就向蛮夷借兵，蛮夷就会索取报酬，要是再由此引发战乱，又该怎么处理？”在狄青的建议下，宋朝拒绝了交趾的援兵。正月，狄青与孙沔、余靖合兵，从桂州到达宾州。狄青到达宾州以前，听说之前许多将领轻敌阵亡，致使军队士气受挫的情况，就告诫诸将，不要擅自出兵、与侬智高交战，一切行动都要听从他的指挥。广西钤辖陈曙违反狄青的严令，率8000步兵攻打侬智高，结果兵溃昆仑关。狄青到宾州后，接到兵败的报告，他说：“不按我的统一命令行动，所以导致兵败。”于是，狄青便将不听他的命令擅自出击，兵败逃回的陈曙等32名将领全部赶出军营，斩首示众。余靖、孙沔及众将都深深地受到震动，部队的号令也由此统一起来。

昆仑关是邕州的门户，夺取昆仑关是击败侬智高的关键，狄青经过周密的考虑，决定计取昆仑关。于是在杀了陈曙等人之后，狄青下令军中放假10天，又下令调来10天的粮食，大军按兵不动，众将都不知道狄青要干什么。侬智高派出的探马获得这些消息，便回去向侬智高报告，侬智高因此认为宋军不会马上进兵。第二天，狄青突然下令大军整队出发，狄青亲率前阵，当天傍晚便到达昆仑关。第三天黎明，士卒整理旗鼓，诸将环立狄青帐外，待令而行。而狄青已经在夜里身着微服，与先锋一道越过昆仑关，并传下将令让诸将迅速率大军过关，到归仁铺列阵。

由于狄青的巧妙安排，使侬智高以为宋军懈怠，所以也就放松了警惕，宋军从而轻易地越过昆仑关。宋军突然越过昆仑关的消息传入邕州城中，侬智高急忙率领军队出城迎战。侬智高的军队全是步兵，个个手持大盾、标枪，在归仁铺列阵与宋军对垒。两军交战，身穿深红色衣服的侬智高的军队十分凶猛，直冲宋军前军大阵，前军右将孙节战死，宋军开始退却。面对侬智高的进攻，孙沔等人大惊失色，望着如火一般的侬智高的军队不知所措。狄青镇定自若，他亲自手执白旗，指挥蕃落骑兵，从宋军两翼杀出，冲入侬智高军阵的后方，左右两翼骑兵，不断地在侬智高的军阵中往复冲杀，侬智高军队没有同骑兵作战的经验，面对宋军骑兵的往来冲杀，不知所措，军阵很快瓦解，侬智高大败逃走。狄青乘机指挥宋军追杀，斩首2000多人。宋军追出50里才收兵。侬智高逃回邕州城，当晚便放火烧城，乘乱逃到大理国。

狄青善于分析敌人一举一动背后真正的企图，拒绝交趾的援助，可以说是在没有解决完现有问题下，免除了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后顾之忧。与